

第 8 卷

2004-2006

陈忠实文集

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 文集

第

8

卷

陈忠实

2004-20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小 说

娃的心 娃的胆

——三秦人物摹写之一 (3)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三秦人物摹写之二 (16)

散文·随笔

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33)

永远的骡马市 (35)

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39)

从大理到泸沽湖 (45)

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 (57)

一把铁勺走天下 (60)

第三粒失球致使的摧毁

——老陈看奥运之一 (64)

妩媚的回眸

——老陈看奥运之二 (66)

失败 仍令我敬重

——老陈看奥运之三	(68)
为女曲喝彩	
——老陈看奥运之四	(70)
话说梦游	
——老陈看奥运之五	(72)
胜者的平静与败者的微笑	
——老陈看奥运之六	(74)
在河之洲	(77)
柴达木掠影	(81)
借助巨人的肩膀	
——翻译小说阅读记忆	(85)
完成一次心灵洗礼	
——感动长征之一	(98)
黄洋界一炮	
——感动长征之二	(102)
白鹿回到白鹿原	(106)
太白山记	(109)
关山小记	(112)
也说中国人的情感	(116)
再到凤凰山	(121)
陷入与沉浸	
——《延河》创刊 50 年感怀	(125)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134)
也说“抬杠”	(144)
陪一个人上原	(147)
走过武汉,匆草一笔	(153)
半坡猜想	(158)

魅力亨利	(161)
五月,临近盛事的期待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一	(164)
正确的坚定和无知的固执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二	(166)
最后才学会射门及其他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三	(169)
黑马尚未出现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四	(172)
帅气和率性的转移之谜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五	(175)
绅士风度和心理赘肉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六	(178)
尽享盛宴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七	(181)
又一次高潮式的盛宴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八	(184)
太过的残酷和太过的轻松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九	(187)
经典的防守也精彩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	(189)
谁都强,谁都强不起来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一	(191)
再看亨利的魅力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二	(193)
绝妙的与吓人的	
——2006 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三	(195)

老陈与陈老	(197)
媪氏庄杏黄	(201)
父亲的树	(206)
地铁口脚步爆响的声浪	
——俄罗斯散记之一	(213)
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	
——俄罗斯散记之二	(218)
回家折枣	(225)
关中有螃蟹	(230)
1980 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233)

言论·对话

什么使我钦敬	
——读《走进李焕政》	(243)
有剑铭为友	(248)
关于《开坛》	(256)
你的发现,令我敬重	(259)
我的关中	(265)
心灵的狂欢和舞蹈	(267)
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读《立马中条》	(270)
天性与灵性	(276)
令人惊喜的阅读	(280)
灿烂在创造里	
——感动葛玮	(285)
红烛泪 杜鹃血	(289)
难以化解的灼痛	

——读陈行之新作《危险的移动》	(296)
一种气质,鲜嫩和灿烂	
——罗贯生山水画印象	(303)
思辨的这一声	
——读朱鸿散文之感受	(307)
敬重宝成	(311)
天使或是蜻蜓,羽翼沉重	
——读《午夜天使》及其来由	(314)
吟诵关中	(320)
唏嘘暗泣里的情感之潮	(326)
仰天俯地 无愧生者与亡灵	
——感动孔从洲将军	(329)
诗性的婉转与徘徊	(335)
业已铸就无限	
——悼念巴金	(342)
陈孝英,让我感到灿烂	(344)
气象万千的艺术峡谷	
——高峡印象	(347)
真实又真诚的叙写	
——毛安秦散文读记	(351)
别一种情怀	(356)
心斋,一个海阔的文学空间	(359)
中国乡村形态的智慧表达	
——我读《山匪》	(362)
筛选自己	(368)
少年已知情滋味	
——禹治夏诗文印象	(371)

我看话剧《白鹿原》·····	(375)
在现实的尘埃中思索与漫游	
——序远村诗集《浮土与苍生》·····	(381)
再读《活动变人形》·····	(386)
长庆,鲜活的记忆与激情的书写·····	(389)
印在生命脚印里的诗	
——冯在才诗集《曲江吟》阅读印象·····	(395)
人生笔记的笔记·····	(399)
难得一种真实·····	(402)
文学的力量	
——与《陕西日报》记者张立的对话·····	(406)
关于《白鹿原》及其他	
——与《时代人物周报》记者徐海屏的谈话·····	(418)
公安文化及其他·····	(426)
答《解放日报》记者姜小玲问·····	(431)
答《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问·····	(436)
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	(443)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	
——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瑄璞问·····	(451)

小 说

娃的心 娃的胆

——三秦人物摹写之一

司令跪下去了。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司令跪倒在黄河水和沙滩相接的水边。悠悠波涌的浑浊如泥汤似的黄河水，在司令跪着的膝头前扑闪着。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铺天盖地的雾幔似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

司令跪下去之前，在水边的沙滩上伫立了一瞬，用左手系好粗壮脖颈上的风纪扣，双手轻轻地弹捋好戎装的前襟和后摆，几近一米九的雄壮巍峨的身躯就折腰屈膝跪倒了。他的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随员也都相继跪倒了。稍远处，十余匹棕色青色红色白色的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马倌就跪倒在马前腿旁边。司令双手撑住湿溜溜的泥沙，深深地叩下头去；昂起头来，再叩下去；第三次叩下去的时候，他的硕大的前额抵着泥沙，许久许久都没有昂起来。司令蜷跪的身躯微微颤抖着，三叩之后昂起头来的时候，涕泪交流。

这样的跪拜仪式并不少见，每年除夕后晌，在占满整个一面墙壁的记载着列祖列宗的族谱下，在点亮漆蜡点燃紫香焚烧黄裱的祭桌前，他和同族同辈兄弟排在上辈人的身后，打躬作揖叩拜者三，差别只是穿着袍子和棉褂。在柏树成荫的祖坟前，每到清明每到传说的农历十月一日的鬼节，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焚一堆纸，

叩拜三匝。从他投笔从戎直到成为三军司令,几十年来戎马倥偬移师南北,这样的祭奠仪式一年也难得实施一回。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从未有过的肃穆从未有过的痛彻心脾的悲怆,跪倒在黄河滩上,为着八百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司令的八百个士兵,就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顶上跳进了黄河。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肉搏之后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有的连枪也拼丢了。他们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这悬崖上,悬崖三面都是绝壁,逼近的鬼子一边射击一边哇哇叫着,这八百个中国士兵从崖顶上跳进了黄河。这八百个士兵是商议好了才决定集体投河,或是有人先跳了下去,其余人随后也跳了下去,现在都说不清楚。他们全都跳下去了,没有一个人被俘虏,也没有一个能逃出来报告实情。在司令的整个意识里,也许是尚来不及细问究竟,也许是不想探究这件意料不及的事件发生的具体情景。他的感觉里就只有八百个士兵从悬崖上跳下黄河的不堪一睹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确是让人不忍过细想象的,因为,这足以使司令窒息。

司令在他的指挥部里听到这个噩耗时,确实窒息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他的极富力度的嘴唇紧闭着,脑子里却连天轰响着一个声音,八百个娃娃八百个娃娃……八百个娃娃呀!这确实是一群娃娃,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成人与未成人的年龄段上。他们是三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到烽火连天的中条山抗日前线来的农家子弟,有的就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他们的爷爷和父亲或是司令的同乡长辈,有的竟然是同一个私塾里的同窗学友。他们把自己的孙子和儿子送到他的军营里来了……他们现在一猛子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他精心策划的这场战役打响之前,也是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习

惯称为小乡党的士兵：一张张鲜活的脸孔上的神色，尚未完成农家子弟到军人的蜕变；新发的军服穿在身上，似乎还不大协调不大熨帖；他们挎在肩头的步枪，总让司令看出扛着犁杖的架势；他们跑步的姿势，明显存留着在雪地里莽原上追撵觅食野兔的野性……面对着那一张张或胖或瘦或方或圆的脸孔，耳畔滚过被他的讲话激发起来的阵阵呼啸的声浪。司令曾经动情地想到，站在这个队列里的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统率全军的将军。当然，他们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这是打仗。

他唯独没有料到这八百个娃娃最后选择了跳入黄河这种结局，这种死亡方式。他在司令部里最初听到这个事件所发生的几乎窒息的时间里，无法判断这八百个娃娃的死亡方式是增添了他打击敌人的意志，还是把组织和实施摧毁日寇的会战的意志摧毁了！许久许久的沉默之后，他从墙上摘下马鞭，听也不听身边将领和随员的劝告，跨马疾驰到这黄河滩上。

司令从沙滩上站起身来，膝盖和裤脚被扑淹上来的河水浸湿了。他沿着沙滩朝右前方的悬崖走去。他站在紧贴着河水的崖根下，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一片沉寂，只有山峰和山崖的轮廓在微弱的星光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线条和走势。他久久地昂首注目，他突然听到他的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那是什么？”有人接着以更惊讶的声音说：“像是一杆旗？”司令猛乍转过头来，顺着随员手指的方位看过去，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也首先想到是一面旗子，而且是一杆军旗，而且肯定是这个新兵团的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司令看看他的左右，问：“谁会凫水？”

“我会。”一个随员说着就解扣子。

“你真会凫水？”司令问。

“我家在渭河滩里，咋能不会凫水！”

“我也会。”一位马夫站出来说。

“你家也在渭水边上吗？”司令问。

“在灞河边上。离你家的村子不过五里。”马夫说，“我自小在灞河里耍水。”

又有一个卫兵站出来。

司令不再问了。

三个人脱光衣裤，走进水里，当河水没过臀部以后。先后扑趴下去，伸胳膊蹬腿向前游去。三个人几乎是一种姿势，狗刨，这是河面上的乡村孩子无师自通的泳姿。司令看着三个人渐渐隐没了。手臂和腿脚击打水波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他和他的随员屏声静气地等待着这面有幸保存下来的军旗。

河滩上似乎时有微风掠过，那风不是天生而是涌流的河水掀动起来的。缓缓涌动的黄河在这儿没有涛声，偶尔才有一声水波相击的微弱闷响，却使人感受到了一种潜伏着的深厚雄浑的力量。

猛乍听到三个人接连发出的惊叫声，啊呀！妈呀！天爷爷呀！司令身旁的随员们几乎是本能地同时发出尖声询问，咋回事？出什么事了？千万小心千万……司令紧紧地盯着河面，什么也看不到，随之什么都听不到了。

就在司令和随员们揪着心等待的漫长的时间里，终于听到水波被人击打的声音，越来越响。随员们有人高声呼叫问话，那三个人都不回应，许是击打水浪的声音遮掩了一切。终于可以看到渐渐靠近的若隐若现的人影，终于能清晰地看到三个人前拽后推着一具尸体靠近岸边。随员们一拥而上，把三个人推到岸边的尸体拽到沙滩上来，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旗杆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处穿出;那个日本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国籍的士兵面对着面,中国旗手把一个日本鬼子用旗杆的尖头捅穿胸膛,直压到黄河水底;旗杆上的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随员们纷纷发出啊……啊……啊的惊叹,谁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司令自己也在那一瞬发出一声“啊”的惊叫声,当即又陷入噤声默语。司令发觉自己的心里顿然变化了,就在他发出惊叫的那一瞬,听到八百个娃娃投河噩耗时弥漫笼罩在心头的黑雾扯开了,他从愤怒、悲怆还有自愧的混乱心境里重新挺立起来。

他默默地解开腰里扎着的皮带,再一个一个解开纽扣,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一个随员刺啦一声撕破衣服,点燃一绺布条,给司令照亮。旗手的脸膛上浸着水痕,眼洼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用旗杆钢尖捅穿鬼子胸膛时,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有位随员想替代司令给旗手擦脸,伸手抓住了司令手里的军衣。司令没有说话,用一个轻微却又坚定的动作掀开那位随员的胳膊。司令小心翼翼地捏着衣襟,轻盈地擦拭着,从前额擦过去,饱满圆润的额头在布条燃烧的闪亮里重现生机;司令擦过眼洼里的泥痕和眼睫毛里的泥沙,再三捋揉眼皮,那圆睁的眼睛终不肯闭合;司令擦拭那个尚未完全发育尚未完全挺直的鼻梁,透出一缕羞涩的秀气;两个脸颊在净化之后显出来圆润,司令用左手掌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左脸,又抚摸了右边的脸;上唇有黄色的茸毛,尚算不得胡须;咧开的嘴角和咬紧的牙关,肯定是直到把这个被刺穿胸脯的鬼子推下崖去压到黄河水底也没有松口……司令从腮帮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停下手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随员们也都惊诧地噓叹起来。

司令紧紧盯着旗手左腮和下巴楞儿交会处优柔的轮廓,那儿有大拇指盖大的一块暗红色的痣斑。又一次呼叫,声音却骤然降低到颤抖的低唤了:“是你啊!我的三娃……”

给新兵团作完讲演之后,司令走下讲台,绕过讲桌,直接朝列队的士兵走过去。按原定的仪式安排。讲完之后由副团长带领新兵喊呼应式的口号,表示新兵团抗日杀敌的决心,然后再由团长陪同他离开现场回到团部。司令突然走向新兵团的兵阵队列,确是一时冲动的举动,这是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情不自禁。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甚至想用拇指和食指捏一捏那些或胖或瘦或方或圆的脸蛋儿。从讲台到新兵站立的队列也就几步远,他一跷腿就站在他们面前了。他随意对着一个脸孔瘦削而眼睛却机灵的小孩,问:“哪个县的?”

“岐山。”

“在家里干什么?”

“跟我爸种庄稼。”

“应该说务庄稼。”司令纠正了一字。

“噢——是务庄稼。”士兵随口改正。

“你会犁地不会?”

“刚学会,犁沟还犁不端。”

“还会做啥农活儿?”

“溜种、锄地、割麦、打卡棉花、扬场、喂牛啥都会弄,啥都不精。”

“除了务庄稼还干什么?”

“耍哩!”

“耍啥哩?”

“逮蚂蚱撵野兔……俄猛乍(偶尔)还胡日鬼哩!”

队列里有人忍不住失声偷偷笑了。